



小藍翅鳥

葛翠琳 著

藍翅鳥

許德珩題

葛翠琳 著

新世紀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蓝翅鸟》以反帝反封建的号角已在沉睡的大地吹响为背景，透过一个穷家女孩子苦姑娘儿的坎坷境遇，描写了在旧礼教囚笼下的人世间层出不穷的悲剧，真切动人地展现了几代妇女的心灵和命运，深刻地控诉了旧社会、旧礼教吃人的本质。

作品忠于生活，不事雕琢；人物众多，不落窠臼；感情优美，文字朴实自然。

蓝 翅 鸟

葛翠琳 著

书名题字 许德珩

封面设计 高 燕
插 图

责任编辑 李志光

•

新 世 纪 出 版 社 出 版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11插页 166,000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册

书号 10430·10 定价 2.55元



Con 13/11

目 录

	引 子	1
一	苦姑娘儿	6
二	疼在心上	12
三	离家	15
四	孤独的老人	18
五	她要一封信	25
六	绣花	32
七	弟弟永远睡了	37
八	训诫	43
九	盼望和忧虑	52
十	喜讯	56
十一	疑惑	60
十二	不会讲话的丈夫	69
十三	劝慰	74
十四	冷峭的早晨	79
十五	团圆	84
十六	三婢儿	94

十七	身不由己·····	105
十八	凄惨的除夕·····	110
十九	入狱·····	116
二十	迷人的影戏·····	125
二十一	遗嘱·····	132
二十二	永别·····	140
二十三	暗算·····	158
二十四	疯子二舅·····	162
二十五	跪在地上受刑的人·····	167
二十六	姥姥家的风波·····	171
二十七	敲响了心里的钟·····	181
二十八	不敢流泪的人·····	185
二十九	不会说谎的人·····	188
三十	快活的日子·····	194
三十一	并不永远是冬天·····	200
三十二	开学了·····	209
三十三	绿色的钱币·····	215
三十四	杏秋·····	221
三十五	车祸·····	229
三十六	狐仙的宅院·····	238
三十七	神奇的眼睛·····	245
三十八	唱戏的苦莲儿·····	252
三十九	愚蠢的恶作剧·····	262
四十	活人的坟墓·····	266

四十一	意外的喜讯.....	270
四十二	蓝翅鸟飞了.....	277
四十三	惊心的消息.....	284
四十四	再见了，故乡.....	287

引 子

寂静的田野，一方方碧绿一块块金黄，蜿蜒的小河闪着银光，夕阳放射出绚丽的光焰，极目远望，就象彩色的大地毯上托着一颗耀眼的红宝石。落日在消失以前，把最动人的美留在大自然中。

白发苍苍的苏大夫，手里拿着一把刚采摘的野浆果锦灯笼，她凝望着黄昏的原野，慢慢地走在故乡的小路上，沉浸在梦一般的回忆中……

“老奶奶大夫，快！到我家去。娘让我来请你呢！”

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梳两条细长的小辫儿，辫子上系着粉红纱的大蝴蝶结，她飞一样扑到苏大夫身上，快活地呼唤着，小手儿紧紧牵住苏大夫的衣襟儿，仿佛怕老大夫不肯跟她去似的。

老大夫笑着随小姑娘走进一座新漆过的黑大门，只见一排大北房，红瓦红墙，明亮的玻璃门玻璃窗，窗外是几尺宽的廊子，水泥柱子水泥地，廊前一架葡萄秧。院子里两棵石榴树，晚开的石榴花红似火，早结的大石榴咧开了嘴，露出了珍珠般的石榴籽。机井喷出清泉水，

一位大嫂正在井前洗青菜，西红柿、嫩黄瓜、小葱、韭菜、胡萝卜……大嫂一见苏大夫走进门来，忙站起身热情地招呼着：

“哎呀，可盼来了。多谢老大夫，治好了我孩子的病。这回可要在我家多住些天。”

小姑娘在廊下摆好了小板凳，小炕桌儿，苏大夫把手里的锦灯笼放在桌子上，小姑娘拿起一个锦灯笼，撕开薄薄的皮，里边是圆球形的浆果。

“老奶奶大夫，你摘了这么多的红姑娘儿？这野果子熟透了可甜呢！”

苏大夫从小姑娘手里接过锦灯笼的圆果球，放进嘴里嚼着，笑说：

“红姑娘儿，这可是好药材呀！前些天，你的嗓子化脓发高烧，不是打针治好了吗？用的那药水，就是这锦灯笼制成的。”

大嫂惊奇地叫起来，“是真的？这野果子长在荒草丛里。没人种它，没人栽它，自己撒籽儿，自己留根儿，野生野长，牲口踩，鸟儿啄，可它年年长，长出来就是一大片。谁也没把这野果子放在眼里，只有孩子们采了吃，摘了玩儿，到处丢，随地扔……哎呀呀，想不到它竟是这么好的药材，还能治大病呢！真是有眼不识宝，白白糟蹋了珍贵的东西。”

老大夫感叹地说：“世界上许多有用的东西，等着人们去发现它的价值呢！”

大嫂一边赞叹着，请老大夫进屋里坐。小姑娘却拉着老大夫去到后院摘甜杏儿。

高大的杏树枝繁叶茂，好象一把巨伞，给院子里撒下大片浓荫，一根粗壮的树枝伸展到屋子上边，仿佛给红色的屋顶盖上了绿被。不少熟透的杏子落在地上，等着人去拣拾。树上的红杏挂满了绿枝，象一颗颗闪光的小星星。小姑娘手脚伶俐，噌噌地爬到树杈儿上，摘下几枝带叶子的熟杏，喊了一声“接住！”把杏子丢在老大夫的手中。

老大夫摘下一个红艳艳的大杏儿送进嘴里，小姑娘望着她问：“甜不甜？”

老大夫笑着回答：“甜！甜极了。”

“喜欢吃吗？”

小姑娘从树上跳下来，仰脸望着老大夫问。

“喜欢。四十多年前，我就喜欢吃这棵树上的红杏。如今这杏儿更甜了。”

小姑娘惊奇地看着老大夫：“你也是乡下人？”

老大夫点点头。

这里原是她家。如今，熟悉的面孔已经找不到了，往日的房舍也已旧貌换新颜，只有这棵老杏树，还能辨认出它往日的面目来。老大夫带着深深的怀恋之情，喃喃地说：

“小时候，我成天在这棵大杏树下玩儿。那年收杏子，我还在树上刻下了它的年龄呢！”

老大夫和小姑娘走近杏树，树干上隐隐地还能辨认出一个刀刻的十字。

“那年这杏树十岁。”老大夫自言自语地说。

现在，这个十字伸长了，变成了一个模糊的疤痕。小姑娘抚摸着杏树上刀刻的痕迹，好奇地问：“老奶奶，那时候，你叫什么名儿呢？”

“红姑娘儿。就是我采摘来的野果子锦灯笼。那野果子的名儿，就是我的小名儿。”

“所以你能治病，成了大夫。是吗？”

老大夫笑了，不知怎么回答。

“那时候，你知道红姑娘儿能治病吗？”

“不知道。我是在当了大夫好多年以后，才知道的。”

“老奶奶大夫，你真幸运！”

小姑娘羡慕地望着老大夫。她觉得老大夫很不平凡，就象一位活神仙。

谁知老大夫却摇摇头，说：

“不！我走过的路是很苦的。等我知道了红姑娘儿能治病的时候，头发已经白了。这才成了幸运儿。”

“老奶奶，我也想当大夫。就象你一样，把好多小孩儿的病治好，让他们非常快活。”

“好极了。你的小名儿叫什么呢？”

老大夫紧紧拉住小姑娘的手。

“我的小名儿叫甜杏儿。”

“甜杏儿！太好了。你的生活一开始就是甜的。你

的美好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我也会记住这棵杏树上的甜杏儿！”

小姑娘凝望着树上的红杏儿，笑得很甜。

“应该记住它。”

老大夫望着面前的老杏树，陷入沉思中，那婆娑的树影，那摆动的绿叶，那坠满枝头的红杏，映出一幅幅幻影，把她带回到四十几年前。

一个光着脚丫儿、身穿土布衣衫的小姑娘，在眼前浮动着、浮动着。那是童年时代的自己……

一 苦 姑 娘 儿

秋风呼呼地吹，落叶满天飞，圆的、扁的、长条儿的、边缘带锯齿的……各种形状的树叶，脱离开摇动的树枝，象翩翩起舞的蝴蝶，随风飘落。村头、河边、林子里、大路上，一时间铺满了金色的落叶。这是储集冬柴的黄金季节，孩子们背着筐，拉着耙子，追逐着、呼唤着，占领那些可爱的树叶，搂成堆，一筐筐运回家去，撮成柴垛。这些可爱的碎柴，在严寒的冬天里，会变成温暖的火和明亮的光，烤热孩子们冻僵的小手和冻麻木了的脚指头。丰收的喜悦，秋风的扑打，使孩子们满脸红光。

“筐满了！筐满了！去摘野果子呀……”

孩子们一窝蜂似地跑向老坟地里，拨拉开东倒西歪的荒草，搜寻一枝枝红艳艳的枸杞子，紫色的甜粒子，采摘绿皮白瓢儿的老鹅条儿，圆溜溜的酸枣儿……塞满了嘴里、衣兜兜里，发出一阵阵欢乐的笑声，惊飞了草丛中的小鸟儿。

“给！苦姑娘儿。尝尝吧，苦丫头！这就是你！”

八岁的男孩子宝根儿，摘下一颗枯黄皮包着的锦灯笼，塞在一个小女孩的手里，她的名字就叫苦姑娘儿。

苦姑娘儿用小手撕开锦灯笼外层那象纸一样薄的皮，里边是一颗通红透亮的圆球果子，真好看呀，她有点儿舍不得吃，可又想知道这漂亮的圆果儿是什么味道。她终于轻轻地揪下红浆果儿来放进嘴里，小心地咬着。忽然，她拍着小手儿欢叫起来：

“甜的！是甜的。可甜着呢！”

宝根儿掰开苦姑娘儿的嘴，看了一眼，不服气地叫嚷着：

“这是熟透了的姑娘儿，自然是甜的。可你是苦姑娘儿！顶苦的苦姑娘儿！……”

宝根儿又摘下一个青皮的锦灯笼，塞给苦姑娘儿，恶作剧地叫嚷着：“你吃！你吃呀！尝尝这一颗。你不吃就是小狗儿！”

苦姑娘儿剥开了绿色的锦灯笼皮，只见里边是一颗青圆果儿，她用手指头捏一捏，象青枣儿一样硬。

“快吃呀！看甜不甜。”

宝根儿歪着脑袋，一遍又一遍地叫嚷着。几个孩子也跟着起哄。

“你不吃，就不跟你玩儿。”

苦姑娘儿一口咬破了青果球儿，嘴一咧连忙吐了出来，口水流满了下巴，怯怯地说：

“苦！苦的……”

宝根儿得意地蹦跳着笑起来，后脑勺上的老鼠尾巴小辫儿一晃一晃的。

“这就是你！苦姑娘儿，顶苦的苦姑娘儿……”

“苦姑娘儿，苦姑娘儿，别跟我们小子一块儿玩，找倒霉的小丫头儿们去！”

几个男孩子都嚷起来，笑着、跳着、背起筐来跑散了。只剩下苦姑娘儿孤零零一个人，在长满荒草的老坟地里呜呜地哭起来。冷风呼呼地吹，坟头上的野草东歪西倒，一只乌鸦飞过，哑着嗓子叫了一声。苦姑娘儿打了个冷战，抹去脸上的泪水不哭了。她觉得四周有一种荒凉阴森的气氛，好象那些坟头把她包围了起来，要紧紧抓住她似的。一阵风旋转着，卷起几片落叶，飘落在苦姑娘儿的头上，她用小手儿捂住脸，发出一声尖叫，跌跌撞撞地奔跑起来。酸枣棵子挂住她的衣裳，她使劲挣脱开，把后襟儿撕成了破布条儿，一直跑出老坟地到了大路上，才喘着气又呜呜地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想：以后再也不跟男孩子们跑出来玩儿了。可她跟谁玩儿呢？小伙伴们们都躲着她，人们都叫她苦姑娘儿，仿佛她满身都是苦水儿，沾上她就会倒霉似的。

苦姑娘儿长得又瘦又小，生下来只有扫炕的笤帚一样大，如果不是她日夜啼哭，人们真会把她当一个泥娃娃呢。但她那一对眼睛却很明亮，就象两颗小星星。娘怀着她的时候，天天出去割草拾柴，经常摘枸杞子吃，人都说那是治眼睛的好药材。也许因为娘吃了那么多的

枸杞子，所以女儿的眼睛特别亮？还有那野生的姑娘儿浆果儿，更是娘最爱吃的东西。而且也只有这些野果子野菜，娘才能吃个痛快。除了这些东西，娘一年四季吃的是从不换样儿的高粱米粥，大葱沾酱。可能“姑娘儿”这种野果子是娘吃到的唯一的甜果子，所以就给女儿起名儿叫“红姑娘儿”。

一家人都喜欢红姑娘儿这孩子。可她刚学会讲话，弟弟就生了病，肚子鼓得象扣了一口锅，日夜哼哼唧唧地哭。多少次请来专门推病拿灾的巫婆摇头儿疯，她是附近唯一从事医道的人，她摇晃着脑袋拿腔拿调儿地说：这是因为小姑娘的命硬，把弟弟压住了，所以这男孩子不容易活。她反复地叨唠着：“压在石头底下的小苗儿怎么长？这丫头是弟弟的盖头石，绊脚石。有了她，难指望有弟弟活下来……”从此，村儿里的人都叫她苦姑娘儿。小丫头大姑娘们象躲避瘟疫一样，怕从她身上沾到不幸，谁也不肯和她一块儿玩。她找不到小伙伴儿，有时候只好不声不响地追在男孩子们后边，悄悄地看他们玩儿。可她还是常常受欺侮，男孩子们成心气她，还把土坷垃和树枝丢在她的头上身上。可怜的小姑娘，她是多么孤独寂寞啊！

苦姑娘儿一路哭着往村儿里走去，她的眼睛揉肿了，挂破的衣襟儿在身后拖着一条尾巴，毛布底儿鞋跑丢了一只，光着的脚丫儿扎破了流着血。呜呜！呜呜……

她哭得真伤心哪！

“那个又欺侮你了？”

五婶儿背着柴捆从小树林里走出来，见苦姑娘儿的可怜样儿，就放下柴捆把她搂在怀里。

“他们叫我苦姑娘儿，还不跟我玩儿……”

“别理他们！他们说得不不对。你是甜姑娘儿。甜一辈子，甜到老。”

五婶一边儿咳嗽，一边用尖尖的手指给她梳理头发，还把自己的红腿带儿解下来给她包上脚，抱她坐在柴捆上，从衣兜里掏出几个野杜梨来塞在她手里，嘱咐说：

“你坐着吃杜梨儿。等我去把你丢了的鞋找回来。”

苦姑娘吃了两个杜梨儿，又香又甜，她舍不得再吃，把杜梨儿装进衣兜儿里，想带回去给弟弟吃。她要告诉娘，五婶儿说的，她是甜姑娘儿，甜一辈子，甜到老。娘会相信吗？她晃荡着两条小腿儿，脸上带着泪水笑起来。

五婶找到苦姑娘儿丢在老坟地里的鞋，不住地咳嗽着走回来，她帮苦姑娘儿穿上了鞋，又从衣兜里掏出几颗熟透了的红姑娘儿来，给苦姑娘儿吃。

“吃吧！这甜姑娘儿，就象你，蜜一样甜！”

五婶望着苦姑娘儿笑了。紧接着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五婶儿，青姑娘儿为什么不甜呢？”